

廿载繁华梦

中国古
文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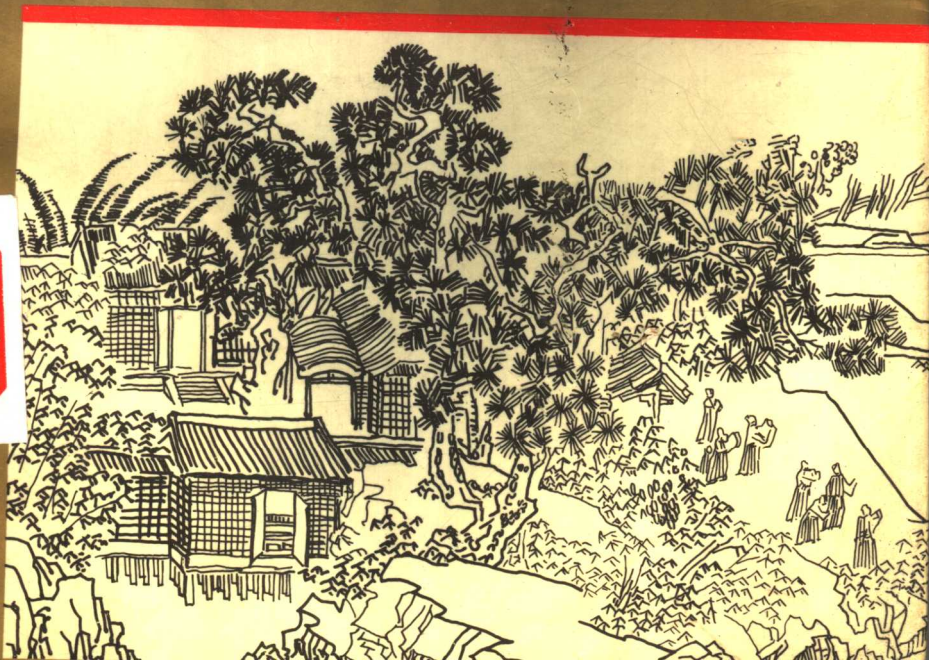
20 ZAI FAN HUA

MENG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全本·珍藏丛书

(清)黄小配

沈阳出版社



44566

HXP

2A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全本·珍藏丛书(第八函)

廿载繁华梦

(清)黄小配著 樵山崇校点

沈阳出版社

(辽)新登字12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全本·珍藏丛书

(第八函)

廿 载 繁 华 梦

(清)黄小配著 樵山崇校点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大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94年10月第1版

印张:8.5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207千字

印数:1-20000

责任编辑:于逢春

封面设计:仲 马

责任校对:李东训

版式设计:沈 营

ISBN 7-5441-0487-7/I·188

(本函全五种)平装定价:10.00元

软精装定价:12.00元

精装定价:16.0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取吏匿金欺舅父	1
第 二 回	领年庚演说书吏 论妆奁义谏豪商	8
第 三 回	返京城榷使殒中途 闹闺房邓娘归地府	14
第 四 回	续琴弦马氏嫁豪商 谋差使联元宴书使	21
第 五 回	三水馆权作会阳台 十二绅同结谈瀛社	27
第 六 回	贺姜酌周府庆宜男 建斋坛马娘哭主妇	33
第 七 回	偷龙转凤巧计难成 打鸭惊鸳姻缘错配	40
第 八 回	活填房李庆年迎妻 档子班王春桂从良	47

第 九 回	闹别宅马娘丧气 破红尘桂妹修斋	53
第 十 回	闹穀埠李宗岱争钗 走香港周棟臣惧祸	59
第 十 一 回	筑剧台大兴土木 交豪门共结金兰	65
第 十 二 回	狡和尚看相论银精 冶丫环调情闹花径	71
第 十 三 回	余庆云被控押监房吏 周少西受委权书吏	77
第 十 四 回	赖债项府堂辞舅父 馈娇姿京邸拜王爷	83
第 十 五 回	拜恩命伦敦任参赞 礼经筵马氏庆宜男	90
第 十 六 回	断姻情智却富豪家 庆除夕火烧参赞府	96
第 十 七 回	论宝镜周家赏佣妇 赠绣衣马氏结尼姑	102
第 十 八 回	赞长男惊梦惑尼姑 迁香江卜居邻戏院	108
第 十 九 回	对绣衣桂尼哭佛殿堂 窃金珠田姐逮公堂	113
第 二 十 回	定窍案控仆入监牢 谒祖祠分金修屋舍	121
第 二 十 一 回	游星洲马氏漏私烟 悲往事伍娘归地府	127
第 二 十 二 回	办煤矿马氏丧资 宴娼楼周绅祝寿	133

第二十三回	天师局李庆年弄计 赛凤楼余老五争娼	139
第二十四回	勤报效书吏进京卿 应恩闹幼男领乡荐	145
第二十五回	酌花筵妓院遇丫环 营部屋周家嫁长女	151
第二十六回	周淑姬出阁嫁豪门 德樵使吞金殉宦海	157
第二十七回	繁华世界极侈穷奢 冷暖人情因财失义	163
第二十八回	诬奸情狡妻裸衣 赈津饥周绅助款	169
第二十九回	争家权长子误婚期 重洋文京卿寻侍妾	175
第三十回	苦谋差京卿拜阉宦 死忘情债主籍良朋	181
第三十一回	黄家儿纳粟捐虚衔 周次女出阁成大礼	187
第三十二回	挟前仇金子谷索赏 使西欧周栋臣奉诏	193
第三十三回	谋参赞汪太史谒钦差 寻短见周乃慈怜侍妾	199
第三十四回	留遗物惨终归地府 送年庚许字配豪门	205
第三十五回	赴京城中途惊噩耗 查库项大府勒钦差	211
第三十六回	潘云卿逾垣逃险地 李香桃奉主入监牢	217

第三十七回	奉督谕抄检周京堂 匿资财避居香港界	223
第三十八回	闻示令商界苦诛求 请查封港官驳照会	229
第三十九回	情冷暖侍妾别周家 苦羁留马娘怜弱女	235
第四十回	走暹罗重寻安乐窝 惨风潮惊散繁华梦	241

第一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诗曰：

世途多幻境，因果话前缘；别梦三千里，繁华二十年。

人间原地狱，沧海又桑田；最怜罗绮地，回首已荒烟！

喂！近来的世界，可不是富贵的世界吗？你来看那富贵的人家，住不尽的高堂大厦，爱不尽的美妾娇妻，享不尽的膏粱文绣；快乐的笙歌达旦，趋附的车马盈门。自世俗眼儿里看来，倒是一宗快事！俗语说得好，道是“富无三代享。”这个是何原故呢？自古道：“世族之家，鲜克由礼。”那纨绔子弟，骄奢淫佚，享得几时？甚的欺瞒盗骗，暴发家财；尽有个悖出的时候。不转眼间，华屋山邱，势败运衰，便如山倒，回头一梦。百年来闻的见的，却是不少了。

而今单说一位姓周的唤做庸祐，别号栋臣。这个人说来，倒是广东一段佳话。若问这个人生在何时何代，说书的人倒忘却了。犹记得这人本贯是浙江人氏，生平不甚念书；问起爱国安民的事业，他却分毫不懂；惟是弄功名，取富贵，他还是有些手段。常说道：“富贵利达，是人生紧要的去处；怎可不竭力经营？”以故他数十年来，都从这里造工夫的。

他当祖父在时，本有些家当，到广东贸易多年，就寄籍南海那一县。奈自从父母没后，正是一朝权在手，财产由他挥霍；因此上不

第 一 回

多时，就把家财弄得八九了。还亏他父兄在时，交游的还自不少，多半又是富贵中人，都有些照应。就中一人唤做傅成，排行第二，与那姓周的，本有个甥舅的情分；向在广东关部衙门里，当一个职分，唤做库书。论起这个库书的名色，本来不甚光荣；惟是得任这个席位，年中进项，却很过得去。因海关从前是一个著名的优缺，年中措办金叶进京，不下数万两，所以库书就凭这一件事经手，串抬金价，随手开销，或暗移公款，发放收利，其余种种瞒漏，那有不自饱私囊的道理？故傅成就从这里起家，年积一年，差不多已有数十万的家当。

那一日猛听得姐夫没了，单留下外甥周庸祐，赌荡花销，终没有个了期；看着他的父亲面上，倒要周旋他一二，愧一场姻戚的情分。况且库书里横竖要用人的，倒不如栽培自己亲朋较好。想罢，便修书一封，着周庸祐到省来，可寻一个席位。这时周庸祐接了舅父的一封书，暗忖在家里料然没甚么好处，今有舅父这一条路，好歹借一帆风，再见个花天锦地的世界，也未可知。便拿定了主意，把家产变些银子傍身，草草打叠些细软，往日欠过亲友长短的，都不敢声张，只暗地里起程，一路上登山涉水，望省城进发。还喜他的村乡，唤做大坑，离城不远，不消一日，早到了羊城。但见负山含海，比屋连云，果然好一座城池，熙来攘往，商场辐辏，端的名不虚传。周庸祐便离舟登岸，雇了一名挑夫，肩着行李，由新基码头，转过南关，直望傅成的府上来。

到时，只见一间大宅子，横过三面，头门外大“书傅”寓两个字，周庸祐便向守门的通个姓名，称是大坑村来的周某，敢烦通传去。那守门的听罢，把周庸祐上下估量一番，料他携行李到来，不是东主的亲朋，定是戚友，便上前答应着；一面着挑夫卸下行李，然后通传到里面。当下傅成闻报，知道是外甥到了，忙即先到厅上坐定，随令守门的引他进来。周庸祐便随着，先进头门，过了一度屏风，由台阶直登正厅上，早见着傅成，连忙打躬请一个安，立在一旁。傅成便让他坐下，寒暄过几句，又把他的家事与乡关风景，问了一会，周庸

祐都糊混答过了。傅成随带他进后堂里，和他的姪娘，及中表兄弟姐妹，一一相见已毕，然后安置他到书房里面。看他行李不甚齐备，又代他添置多少衣物。一连两天，都是张筵把盏，姻谊相逢，好不热闹。

过了数天，傅成便带他到关部衙里，把自己经手的事件，一一交托过他，当他是管家一样，自己却在外面照应；就把一个席丰履厚的库书，竟像他一人做起来了。只是关部的库书里，所有办事的人员，都见周庸祐是居停的亲眷，那个不来巴结巴结？这时只识得一个周庸祐，那里还知得有个傅成？那周庸祐偏又有一种手段，却善于笼络，因此库书里的人员，同心协谋，年中进项，反较傅成当时多加一倍。

光阴似箭，不觉数年，自古道：“盛极必衰”。库书不过一个书吏，若不是靠着侵吞鱼蚀，试问年中如许进项，从哪里得来？不提防来了一位姓张的总督，本是顺天直隶的人氏，由翰林院出身，为人却工于心计，筹款的手段，好生了得。早听得关部里百般舞弊，叵耐从前金价很平，关部入息甚丰，是以得任广东关部的，都是皇亲国戚，势力大得很，若要查究，毕竟无从下手；不如舍重就轻，因此立心要把一个库书查办起来。

当下傅成听得这个风声，一惊非小，自念从前的蓄积，半供挥霍去了，所余的都置了产业，急切间变动却也不易，又见查办拿人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计不如走为上着。便把名下的产业，都糊混写过别人，换了名子，好歹规避一时；间或欠人款项的，就拨些产业作抵，好清首尾。果然一两天之内，已打点得停停当当，其余家事，自然寻个平日的心腹交托去了。正待行时，猛然醒起关部里一个库书，自委任周庸祐以来，每年的进项，不下二十万金，这一个邓氏铜山，倒要打点打点。虽有外甥在里面照应将来，但防人心不如其面。况且自己去后，一双眼儿，看不到那里，这般天大的财路，好容易靠得住，这样是断不能托他的了。只左思右想，总没一个计儿想出来。

那日挨到夜分。便着人邀周庸祐到府里商酌。

周庸祐听得傅成相请，料然为着张总督要查办库书的事情了。肚子里暗忖道：“此时傅成断留不得广东，难道带得一个库书回去不成？他若去时，乘这个机会，或有些好处。若是不然，那里看得甥舅的情面？倒要想条计儿，弄到自己的手上才是。”想罢，便穿过衣履，离了关部衙门，直望傅成的宅子去。这时傅成的家眷，早已迁避他处，只留十数使唤的人在内。周庸祐是常常来往的，已不用通传，直进府门到密室那里。见着傅成，先自请了一个安，然后坐下。随说道：“愚甥正在关部库书里，听得舅父相召，不知有什么事情指示？”傅成见问，不觉叹一口气道：“甥儿，难道舅父今儿的事情，你还不知道么？”周庸祐道：“是了，想就是为着张大人要查办的事，只还有愚甥在这里，料然不妨。”傅成道：“正为这一件事，某断留不得在这里。只各事都发付停妥，单为这一个库书，是愚舅父身家性命所关系，虽有贤甥关照数目，只怕张大人怒责下来，怕只怕有些变动，究竟怎生发付才好？”周庸祐听罢，料傅成有把这个库书转卖的意思。暗忖：“张总督这番举动，不过是敲诈富户，帮助军糈，若是傅成去了，他碍着关部大臣的情面，恐有牵涉，料然不敢动弹。且自己到了数年，已积余数万家资，若把来转过别人，实在可惜！倘若是自己与他承受，一来难以开言，二来又没有许多资本，不如催他早离了省城，那怕一个库书，不到我的手里？就是日后张督已去，他复回来，我这时所得的，料已不少。”想罢，便故作说道：“此时若待发付，恐是来不及了！实在说，愚甥今天到总督衙里打听事情，听得明天便要发差拿人的了，似此如何是好？”傅成听到这里，心里更自惊慌，随答道：“既是如此，也没得可说，某明早便要出城，搭轮船往香港去；此后库书的事务，就烦贤甥关照关照罢了。”说罢，周庸祐都一一领诺，仍复假意安慰了一会。是夜就不回关里去，糊混在这宅子里，陪傅成睡了一夜。一宿无话。

越早起来，还未梳洗，便催傅成起程。立令家人准备了一顶轿

子，预把帘子垂下，随拥傅成到轿里，自己随后唤一顶轿子，跟着傅成，直送出城外而去。那汽船的办房，是傅成向来认得的，就托他找一间房子，匿在那里；再和周庸祐谈了一会子，把一切事务，再复叮咛一番，然后洒泪而别。

慢表周庸祐回城里去，且说傅成到了船上，忽听得钟鸣八句，汽笛响动，不多时船已离岸，鼓浪扬帆，直望香港进发。将近夕阳西下，已是到了。这时香港已属英人管辖，两国所定的条约，凡捉人拿犯，却不似今日的容易。所以傅成到了这个所在，倒觉安心，便寻着亲朋好友住些时。只念着一个库书，年中有许多进项，虽然是逃走出来，还不知何日才回得广东城里去，心上委放不下。况且自己随行的银子，却是不多，便立意将这个库书，要寻人承受。

偏是事有凑巧，那一日，正在酒楼上独自酌酒，忽迎面来了一个汉子，生得气象堂堂，衣裳楚楚，大声唤道：“傅二哥，几时来的？”傅成举头一望，见不是别人，正是商人李德观，急忙上前相见，寒暄了几句。李德观便问傅成到香港是什么原故？傅成见是多年朋友，便把上项事情，一五一十的对李德观说来。德观道：“老兄既不幸，有了这宗事故。这个张总督是见钱不眨眼的，若放下这个库书，倚靠别人，恐不易得力，老兄试且想来。”傅成道：“现小弟交托外甥周庸祐，在内里打点，只行程忙速，设法已是不及了；据老兄看来，怎么样才好？”李德观道：“足下虽然逃出，名字还在库书里，首尾算不得清楚。古人说：‘一不做，二不休。’不如把个库书让过别人，得回银子，另图别业，较为上策。未审尊意若何？”傅成道：“是便是了，只眼前没承受之人，也是枉然。”德观道：“足下既有此意但不知要多少银子？小弟这里，准可将就。”傅成道：“彼此不须多说，若是老兄要的，就请赏回十二万两便是。”德观道：“这没打紧，但小弟是外行的，必须贵外甥蝉联那里，靠他熟手，小弟方敢领受。”傅成道：“这样容易，小弟的外甥，更望足下栽培，待弟修书转致便是。”德观听了，不胜之喜。两人又说了些闲话，然后握手而别。

第 一 回

不想傅成回到寓里，一连修了两封书，总不见周庸祐有半句回覆，倒见得奇异；暗忖甥舅情分，那有不妥？且又再留他在那里当事，更自没有不从，难道两封书总失落了不成？一连又候了两天，都是杳无消息，李德观又来催了几次，觉得没言可答，没奈何，只得暗地再跑回省城里，冒死见周庸祐一面，看他怎么原故？谁想周庸祐见了傅成，心里反吃一惊，暗忖他如何有这般胆子，敢再进城里来？便起身让傅成坐下，反问他回省则甚？傅成愕然道：“某自从到了香港，整整修了几封书，贤甥这里，却没一个字回覆，因此回来问问。”周庸祐道：“这又奇了，愚甥这里，却连书信的影儿也不见一个，不知书里还说甚事，可不是泄漏了不成？”傅成见他如此说，便把上项事情，说了一遍。周庸祐道：“这样愚甥便当告退。”傅成听罢大惊道：“贤甥因何说这话？想贤甥到这里来，年中所得不少，却不辱没了你，今某在患难之际，正靠着这一副本钱逃走，若没有经手人留在这里，他人是断不承办的了。”周庸祐道：“实在说，愚甥若不看舅父面上，早往别处去；恐年中进项，较这里还多呢！”傅成听到这语，像一盘冷水从头顶浇下来，便负气说道：“某亦知贤甥有许大本领，只可惜屈在这里来；今儿但求赏脸，看甥舅的面上就是了。”周庸祐道：“既是这样，横竖把个库书让人，不如让过外甥也好。”傅成道：“也好，贤甥既有这个念头，倒是易事，只总求照数交回十二万两银子才好。”周庸祐道：“愚甥这里那能筹得许多？只不过六万金上下，可以办得来，依舅父说，放着甥舅的情分，顺些儿罢！”傅成听罢，见他如此，料然说多也不得，只得说了一回好话，才添至七万金。

说妥，傅成便问他兑付银子。周庸祐道：“时限太速，筹措却是不易；现在仅有银子四万两上下，舅父若要用时，只管拿去，就从今日换名立券，余外三万两，准两天内汇到香港去便是。愚甥不是有意留难的，只银两比不得石子，好容易筹得，统求原谅原谅，愚甥就感激的了。”当下傅成低头一想，见他这样手段，后来的三万两，还恐怕靠不住；只是目前正自紧急，若待不允，又不知从那里筹得款

项回去？实在没法可施，勉强又说些好话。奈周庸祐说称目前难以措办，没奈何，傅成只得应允，并嘱道：“彼此甥舅，那有方便不得？只目下不比前时，手上紧得很，此外三万两，休再缓了时日才好。”周庸祐听罢，自然允诺，便把四万两银子，给了汇票，就将库书的名字，改作周耀熊，立过一张合同。各事都已停妥，傅成便回香港去。正是：

赏财一入奸雄手，姻娅都藏鬼域心。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领年庚演说书吏 论妆奁义谏豪商

话说周庸祐交妥四万两银子，请傅成立了一张书券，换过周耀熊的名字，其余三万两银子，就应允一两天汇到香港那里。傅成到了此时，见手头紧得很，恨不得银子早到手上，无奈只得允了，立刻跑回香港，把上项情节，对李德观说了一遍。德观道：“既是这个库书把来卖过别人，贵外甥不肯留在那里，这也难怪。只老兄这会短收了五万两，实差得远。俗语说得好：‘肥水不过别人田’，彼此甥舅情分，将来老兄案情妥了，再回广东，还有个好处，也未可定。”傅成道：“足下休说这话，他若是看甥舅的情面，依我说，再留在库书里，把来让过足下，小弟还多五万两呢，他偏要弄到自己手上。日前受小弟栽培，尚且如此，后来还那里靠得住？”说罢，叹息了一番，然后辞回寓里。

不提防过了三天，那三万两银子总不见汇到，傅成着了急，只得修书催问几次，还不见有消息。又过了两天，才接得周庸祐一封书到来，傅成心上，犹望里面夹着一张汇票，急急的拆开一看，却是空空如也，仅有一张八行信笺，写了几行字，倒是说些糊里糊涂的话。傅成仔细一看，写道：

舅父大人尊前：

愚外甥周庸祐顿首，裹蒙不弃，力为栽培，不胜铭感！乃舅父不幸遭变，复蒙舅父赏脸，看姻谊情分，情愿减收五万两，

将库书让过愚甥；仰怀高厚，惭感莫名！所欠三万两，本该如期奉上；奈张制帅稽察甚严，刻难移动。且声言如拘拿舅父不得，必将移罪库书里当事之人，若此则愚甥前途得失，尚在可危可惧也。香港非宜久居之地，望舅父速返申江，该款容后筹寄。忝在姻谊，又荷殊恩，断不食言，以负大德。因恐舅父过稽时日，致误前程，特贡片言，伏惟荃鉴！

并颂旅安！

傅成看罢，气得目定口呆，摇首叹一口气，随说道：“他图赖这三万银子，倒还罢了！还拿这些话来吓我，如何忍得他过？只眼前却不能和他合气，权忍些时，好歹多两岁年纪，看他后来怎地结果？”正恨着，只见李德观进来，忙让他坐下。德观便问省城有怎么信息？傅成一句话没说，即把那一封书教德观一看，德观看了，亦为之不平，不免代为叹息，随安慰道：“这样的人在此候他，也是没用；枉从前不识好歹，误抬举了他，不如及早离了香港，再行打算罢，且此人有这样心肝，老兄若是回省和他理论，反恐不便。”说罢，傅成点头答一声是，李德观便自辞出。傅成立刻挥了一函，把周庸祐骂了一顿，然后打叠行程，离了寓所，别过李德观，附轮望上海而去。按下慢表。

且说周庸祐自从计算傅成之后，好一个关里库书，就自己做起来。果然张总督查得傅成已自逃走，恐真个查办出来，碍着海关大臣的情面，若有牵涉，觉得不好看，就把这事寝息不提。周庸祐这时，好生安稳，已非一日，手头上越加充足了。因思少年落拓，还未娶有妻室，总要托媒择配偶才是。暗忖在乡时一贫似洗，受尽邻里的多少揶揄，这回局面不同，不如回乡择聘，多花几块钱，好夸耀村愚，显得自己的气象。想罢，便修书一封，寄回族中兄弟唤做周有成的，托他办这一件事。自那一点消息传出，那些做媒的，就纷纷到来，说某家的女儿好容貌，某家的好贤德。来来往往，不能胜数。

就中单表一个惯做媒的唤做刘婆，为人口角春风，便是水浒传中那个王婆，还恐比他不上。那日找着周有成，说称：“附近乐安墟

第 二 回

一处村落，有一姓邓的人家，这女子生得才貌双全；他的老子排行第三，家道小康，在佛山开一间店子，做纸料数部的生理；那个招牌，改作□盛字号，他在店子里司事，为人忠厚至诚，却是一个市廛班首；因此教女有方，养成一个如珠似玉的女儿：不特好才貌，还缠得一双小足儿，现年十七岁，待字深闺。周老爷这般门户，配他却是不错。”周有成听得答道：“这姓邓的，我也认得。他的女儿，也听说很好。就烦妈妈寻一纸年庚过来，待到庙堂里，上一炷香，祈一道灵籤，凭神作主。至于门户自然登对，倒不消说了。”刘婆听了，欢喜不尽的辞去，忙跑到姓邓的家里来，见着邓家娘子，说一声三娘有礼。那邓家三娘子认得是做媒的刘婆，便问他来意，刘婆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句话要对三娘说。”三娘早已省得，碍着女儿在旁，不便说话，便带他到厅上来。

分坐后，刘婆道：“因有一头好亲事，特来对娘子说一声。这个人家，纵横黄鼎神安两司，再不能寻得第二个。贵府上的千金姐姐，若不配这等人家，还配谁人？”三娘道：“休要夸奖！妈妈说的究是那一家？还请明白说。”刘婆道：“恐娘子梦不到这个人家要来求亲。你试且猜来，猜着时老身不姓刘了。”三娘道：“可不是大沥姓钟的绅户不成？”刘婆道：“不是！”三娘道：“若不然，恐是佛山王、梁、李、蔡的富户。”刘婆道：“令爱千金贵体，自不劳远嫁，娘子猜差了。”三娘道：“难道是松柏的姓黄、敦厚的姓陈吗？”刘婆笑道：“唉！三娘越差了，那两处有怎么人家，老身怎敢妄地赞他一句？”三娘道：“果然是真个猜不着了。”刘婆道：“此人来往的是绝大官绅，同事的是当朝二品，万岁爷的库房都由他手上管去。说来只怕唬坏娘子，娘子且壮着胆儿听听，就是大坑村周唤做庸祐的便是。”邓家三娘听得，登时皱起蛾眉，睁开凤眼，骂一声道：“哎哟！妈妈那里说？这周庸祐我听得是个少年无赖，你如何瞒我？”刘婆道：“三娘又错了，俗语说：‘宁欺白须公莫欺少年穷。’他自从舅父抬举他到库书里办事，因张制台要拿他舅父查办，他舅父逃走，就把一个库书让过他，转